十六

说人

説人八

東吳王鳴盛説

鄭氏世系

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予説經以先師漢鄭氏為宗欲攷其行蹟為作年譜隨所見輒鈔録積之既多欲加編叙而其事之不可以年為譜者居多及改分十二目各以類次之内著述類已詳説録

後漢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鳴盛案北海國名高密縣名屬青州

刺史部今屬山東萊州府鄭崇前書有傳云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此語又見御覽五百四十一卷禮儀部彼傳又云祖父以訾徙平陵今康成傳仍云高密人則是崇之後自平陵復歸故籍也彼傳言崇父賓已為御史名公直矣崇身為傅喜所薦乃力諫傅商封侯之濫又諫董賢寵過重得罪為侯人趙昌所譖下獄死鄭氏之世德遠矣

鄭氏出處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鄭康成別傳云康成以丁卯歲生鳴盛案後漢本傳卒於建安五年六月年七十四從此追溯當生於順帝永建二年是年歲在丁卯

述鄭氏學校錄本

後漢本傳李賢注引鄭康成別傳云康成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康成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鳴盛案太平御覽第三十二卷時序部亦引此年十一二作方十二年臘下有讌字計康成年十二歲為順帝永和三年戊寅劉孝標世說新語卷上之下文學篇注鄭康成別傳曰康成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鳴盛案十三歲為永和四年己卯十七歲為漢安二年癸未

後漢本傳康成少為鄉嗇夫李賢注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鳴盛案賢引前書百官表文史游急就章云嗇夫假佐扶致牢顏師古注云嗇夫鄉之有秩者也表宏後漢紀第二十九卷鄭康成為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

本傳又云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通西入關鳴盛案此節引見虞世南北堂書鈔第七十七卷與此略同而作續漢書則是司馬彪書與范書同也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九卷則云家貧雖得休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極學此與范書小有詳略又案本

傳康成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兗豫之域去吏即指嗇夫也後漢都洛陽周都也秦都關中造太學則至周之都西入關則至秦之都世說文學篇注引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都張恭祖受周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鳴盛案為嗇夫當年十八九去吏出游當二十四五或二十六七觀其後游十餘年過四十乃歸則可知

本傳又云康成自游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

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鳴盛案戒子書云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計桓帝延熹九年歲在丙午康成年四十明年丁未改永康又明年戊申為靈帝建寧元年今云過四十乃歸則康成之游學而歸必在靈帝即位之初永康建寧之間曰供養者下文六十始遭父喪此時父猶在假田播殖即客耕也續漢郡國志青州刺史部於北海國下即次東萊郡是鄰比也故往客耕

本傳又云及黨事起迺興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李賢注嵩字賓見趙岐注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戒子書曰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袁

宏後漢紀二十九會黨事起而康成教授不輟弟子常數百人劉孝標世說文學篇注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嗚盛案黨事起於桓帝延熹之末宦官以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為朋黨逮捕下獄永康元年六月賈彪說竇武霍諝使諫帝乃赦黨人此赦但赦之出獄歸田里非盡赦其罪仍禁錮之桓紀悉除黨錮此言不可泥故曰黨錮言先治其黨後則錮之使不得仕及至京師也范滂見叔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我復何恨時杜密與李膺為黨魁而密守北海康成受知且游學久所交名士多故入黨人平原相史弼不舉鉤黨從事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獨無

五郡中北海其一但康成一處士非官所甚惡不至収捕惟禁錮而已閹尹擅勢指侯覽王甫曹節諸人也十有四年者靈紀光和二年四月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自桓帝延熹九年丙午至此已未十四年也時康成年五十三本傳又云靈帝末黨禁解大將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脇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袁宏後漢紀二十九中平初悉解禁固康成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鳴盛案前此雖

有赦然云小功以下則大功以上猶未赦直至中平元年甲子黃巾反呂彊言恐黨人與黃巾合始大赦黨人徙者皆還故袁宏言中平初是時蓋許其仕矣時康成年五十八然杜門已久見天下亂本不欲仕何進之辟年六十是中平三年丙寅也以下靈帝尚在位三年乃崩而傳言靈帝末者約略言之劉孝標世說文學篇注大將軍何進辟康成乃縫掖相見康成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康成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與傳小異幅巾處士之餘說已詳予十七史商榷第三十五卷又案後漢紀第二十五述進辟申屠蟠不至使黃忠與書曰大將軍幕府

初開竝延英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元北面受署康成一宿逃去安有北面受署事此妄造以誘蟠

本傳又云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事也事見國語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甪里

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于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鳴盛案孔融禮事康成司馬彪續漢書及袁宏後漢紀第三十卷祝穆事文類聚續集第四卷略同三國志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孔融在北海于稽古士謬為恭敬鄭康成稱之鄭公執子孫禮

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邴原別傳云原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

以鄭康成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後漢孔融傳云為北海相薦舉賢良鄭康成等鳴盛案据此二條暫攝計掾及舉賢良皆孔融為國相時事戒子書於蒙赦下云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辟大將軍三司府謂何進薦辟事而先之以舉賢良則孔融為北海相時事乃本傳於靈王末黨禁解下即叙何進辟之云事次又叙袁隗表為侍中事次方及國相孔融

云云則先後錯迕有難定其年者今大段姑依本傳為主其他語約略附入

本傳又云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為趙相道斷不至趙旺度也嗚盛案此獻帝初平元年歲在庚午時康成年六十四

本傳又云會黃巾寇青部迴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嗚盛案云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五中和當作中平傳刻之誤五年九月已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糅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康成韓融張楷耽道樂古行志高潔清貧隱約為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後書袁楷傳中平中與荀爽鄭康成俱以博士徵不

至袁紀無褒楷宏於此下方接何進辟請事乃後書朱儁傳云陶謙推儁為太師移檄討李傕等奏記于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守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康成等敢言云云此必康成客謙之時故以康成衔名入奏記据本傳則客陶謙乃在何進辟請孔融禮敬之後而於此復稱博士何也且康成薦署之官甚多一無所就其召補博士歲在戊辰時年六十二亦未就乃獨以此繫銜此內有稱前者是曾任而今已去其不稱前則是現居此官而康成不稱前皆未詳又案

荀爽名高天下雖興康成同徵不至其後遂為董卓所薦委蛇其間旬日間位至司空視康成之始終不仕相去遠矣

本傳又云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九康成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康成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鳴盛案建安元年康成年七十戒子書云黃巾為害淳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来已七十矣正合傳言道遇黃巾而紀云經其廬當以傳為正紀欲叙此事而先之以身長云云見威儀之盛造次云云

見德行之美以明感格之神也黃巾以人為食而所
感如此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趙宋人欲刪抹之而以
周程輩直接子思孟子異乎吾所聞
本傳又云時大將軍表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
會賓客康成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
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康
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
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
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
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攷以四科回賜之徒
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為茂才表為左中

郎將皆不就劉孝標世說文學篇注表紹辟康成及
去餞之城東欲康成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
觴自旦及暮度康成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
無怠表宏後漢紀二十九表紹嘗遇康成而不禮也
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者失君子
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
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九州春
秋同又引英雄記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
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畫
于園桑鳴感案紹敬康成甚安得有不禮事至曹操
更妄造為行酒伏地氣絕之語殊堪駭笑本傳明言

紹迫之從軍至元城疾篤不進遂卒豈在紹軍乎操欲以此為紹罪狀耳

本傳又云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袁宏後漢紀二十九建安三年徵鄭康成為大司農劉孝標世說文學篇注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鳴呼盛案本傳此事無年而袁宏紀云建安三年時康成年七十三合之劉孝標所引別傳獻帝云云則袁紀以為三年者是獻帝本紀建安元年曹操遷帝都許欲使就己營也自此以後操始終挾天子以令天下矣故傳言之曰公車也若孝標所云行至元城卒則大謬何則

述鄭堂校錄本

本傳於徵大司農乞還家下書五年方叙袁紹逼康成隨軍至元城疾篤不進卒于元城此五年事何得以為三年徵大司農事乎且以地理攷之元城縣今直隸大名府治在東漢屬冀州魏郡國志冀州刺史治常山國高邑時紹領冀州牧其與曹操相距官渡雖在今河南中牟縣其治自在高邑縣今屬眞定府康成儒者未必往赴其軍壘大往欲往冀州治高邑自高密東北行至元城而留滯甚久以卒也若欲赴司農之徵而欲往許都則但當東行何反折北至元城乎故知孝標所引非也抑其不受趙相徵拒董卓也若不受司農徵則拒操命矣而亦何嘗應紹乎二

人皆有不臣之心而康成皆不受其籠絡瞷然不滓者也又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傳子司空陳羣薦管寧曰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元即授司農此正指建安三年之事英華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引宋均注詩緯稱我先師北海鄭司農以康成於建安初被徵故也而康成注周禮稱河南鄭衆仲師已為鄭司農疏家以衆為先鄭康成為後鄭官同故別之康稱衆之父興少贛曰鄭大夫以其官大中大夫

本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ㇾ今年歲在辰来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康成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康成以識合之蓋此也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

興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東南為洪溝北通鄭淮泗即今官渡水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

令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鄙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鳴盬案水經注河故瀆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至沙丘擾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紹逼大司農鄭康成載病隨軍屆此而卒與傳合

鄭氏著述

本傳又云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肓隔心下為膏言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

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荅何休義據深通由是古學遂明鳴盛案英華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引鄭康成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康成注經之先後當以此自序為的據本傳言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計其時康成年已四十餘矣而著述方自此始四十以前少則習業誦讀長則出游四方從賢師友質問講論不輕下筆故博而且精是固然矣乃自叙言遭黨錮逃難注禮此下方云黨錮解注

他經然則逃難者即指杜門非又出游合之戒子書坐黨錮十四年而蒙赦則是康成下筆注經三禮居首閱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且康成徧注各經獨春秋經傳無注但有鍼膏肓等范蔚宗顧獨於黨錮一節內叙其與何休往復他經注皆不及焉蓋蔚宗叙至卒後方一一條舉康成平生著述百餘萬言而別有所據知與何休論難在此坐黨杜門之時故摘出在此與若劉孝標所引別傳以百餘萬言皆歸之於坐黨隱居之時則誤不知逃難杜門十四年所注惟禮也又案康成與何休論難事見御覽六百十卷

學部

觀康成自序稱其所注尚書為古文而無知之輩因其所注者惟二十九篇遂目為今文尚書裴松之且然又何尤乎今之擿埴索塗者哉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於前此所著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要當隨文參攷如鄭注鄉飲酒禮闕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為義緇衣彼都人士狐裘黃黃之詩云毛氏有之此即鄭志所謂後得毛傳乃改之也注鄉飲酒禮南陔由庚六笙詩云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此又鄭志所謂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也觀自序益見閻說之妙

又案自序言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則此經與注自序全是逆旅臨終之筆蓋元城居頗久疑於建安五年春初即抵此縣至季夏易注脫藁著述大備惟春秋傳未注而以舊藁先付服虔委託得人可無遺恨於是遂自序其一生而没

本傳又云門生相與撰康成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

經惟此書獨有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鳴盛案此一節蔚宗臚舉康成一生著述而必先之以鄭志者師弟問荅必多提挈綱要處履歷出處亦必附見故也隋志鄭志十一卷唐志則九卷傳但有篇數此書已亡不可詳攷但傳云門人誤而隋志則云魏侍中鄭小同誤別載鄭記六卷乃云康成弟子誤益鄭記門人自相問荅之語其出門人手不待言而鄭志是門人與其師聞荅其記之必亦出於門人小同但重加編訂耳唐志載鄭記雖皆亡采見各經疏甚多又有隋志卷數與鄭志同鄭志鄭記雖皆亡采見各經疏甚多又有稱雜問志者當即鄭志其史家引鄭志如續漢郡國

志注引有小泰山云云南齊禮志引正月上辛祀南郊云後魏禮志引檢魯禮云云之類未暇條舉南城王聘珍来晤云輯鄭志已成予未見又案傳載各經注以經為次不以注之先後為次益覺劉子元引自序一條為可寶傳不言周禮注必宋元以来傳寫脫落傳誤至今不然李賢注於孝經猶辨辨之何以不辨周禮之遺漏餘皆詳商榷三十五

玉海四十二藝文門云康成注禮與其書相偕注書在注禮後易則臨終之作安得相偕此說謬

乾象歷注天文七政論宋以後皆亡而玉海四卷儀象門云熙寧七年七月十日沈括上軍儀議議曰臣嘗

歷攷古今儀家之法書所謂璿璣玉衡惟鄭康成粗
記其法不知括何據
公羊疏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然則作六藝
論最在前禮記卷首標題疏引六藝論云遂皇至伏
犧歷六紀九十一代此下又引方叔機六藝論註說
六紀之名九十一代之數劉昭通鑑亦引之隋志六
藝論一卷鄭康成譔唐志同曰一卷恐非完書今已
散亡而見各經疏者尚多
駁許慎五經異義今亡見各經疏者每條輒舉異
義繼云元之聞也此駁或但舉異義而疏繼云鄭氏
無駁則與許同

述鄭盦校錄本

賈公彥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
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
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康成徧覽羣經知周禮
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
得條通嗚盛案臨孝存賈作林不同
古人之學或瑕瑜互見不害為通儒即意見不同亦
無妨論難如許氏異義鄭雖駁之而頗之推家訓書
證篇云許慎說文鄭康成注書往往引其為證攷鄭
經注存者毛詩三禮今周禮攷工記冶氏注引許叔
重說文解字曰鈐鍰也儀禮既夕記遂匠納車于階
間注引許艸重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軑禮

記雜記注引同是鄭未嘗不尊許氏也何休不信周禮誠誤若鄭氏之鍼膏肓等特欲會通三傳非不知公羊義理左氏典故各極其精故御覽六百十叙此事而先以何邵公解公羊妙得公羊本旨是鄭與何亦竝行不悖者也

康成於經外別有著述為蔚宗所未及者如仲尼弟子籍司馬子長以為孔氏古文蓋亦孔安國所得魯共王壞宅壁中取出之書中記諸弟子名字鄭有注裴駰引入仲尼弟子傳集解詳商榷第五

晉書刑法志律九百六卷十餘家；數十萬言内有鄭康成章句於是詔但用章鄭氏不得雜用餘家此

述鄭學校錄本

指覩受禪初事又言司馬昭以律有衆家但用鄭氏為偏令賈充增改說詳商榷四十七又唐六典第六李林甫等注云漢蕭何造九章九律至武帝時張湯趙禹增律令科條宣帝時于定國刪定至後漢馬融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律令章句數十萬言定斷罪所用者合二萬六千餘條據此似鄭律唐代猶存

本傳載康成文惟戒子書明閩中張燮婁東張溥輯漢魏六朝人集或數十家或百餘家不及康成近盧氏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辛丑進士刻鄭氏周易注乾鑿度尚書大傳注附以鄭司農集於戒子書此書采入歐陽詢藝文類聚外又增相風賦等七篇惟荅甄子然書載鄭子目錄

劉子元引之今不可得見
康成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傳序周易避夫子序卦名
尚書避夫子序名故不為序而為贊於毛詩避子夏
序名不為序而為譜尊敬毛公毛已為傳注故不稱
傳不稱注而稱箋見張華博物志李賢後漢書注云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作
詩譜說文無譜字譜即表也自序先歷敘文武成王
周公之詩為正經懿王夷王訖陳靈公為變風變雅
又言自共和歷宣幽平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又
言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
風化芳臭柔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則鄭譜於共
和以前但依世次書之某詩則系某世之下自共和

直至春秋皆仿司馬子長年表體每幅畫作如干
格上一格書周王年下諸格書列國年詩隨其年橫
列格內故有循其上下傍行觀之云：此書本別為
一編今在疏中者唐人采入但存自序及每國風之
每雅每頌之前叙首緣起皆無所謂上下傍行者其
表已亡佚不全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亡秦者胡也裴駰集解引鄭康成
曰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
備北胡此注不知是何出之注抑或康成亦曾注史
記

鄭氏師友

本傳又云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而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攷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延召見於樓上康成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門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鳴呼盛業始通公羊次受左氏知康成尊信二傳不取穀梁此未易與流俗人道又案康成因

盧植以事馬融故表宏紀二十九叙此事與傳略同而二十五卷又云盧植字子幹涿人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康成友善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云盧植少事馬融與鄭康成同門相友又御覽四百九十三人事部引東觀漢紀曰馬融才高博洽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三年不見世説文學篇亦有此語英華六百六十四唐顧雲投翰林劉學士啟某聞鄭康成之謁馬融不知不去三年常在門庭蓋以此時儒學無出于馬公正指此御覽三百七十六人事部引異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郤而遺遠康成康成過樹陰下假

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此小說家語善算得見事世說文學篇謂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康成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劉孝標注云時涿郡盧子幹為季子長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康成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康成素習九章算術九章中鉤股算渾天所必用而剖裂者謂鉤股割圜法也是又鉤股中之精者康成工此宜融自屈矣而世說文學篇又云康成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康成擅名而心忌焉康成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

果轉軱逐之告左右曰康成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康成竟以得免劉孝標注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康成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酖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此注是又案馬融卒於延熹九年ニ八十八鄭康成卒於建康五年年七十四馬長于鄭四十八歲

融欲害鄭未必有其事而鄭嗣融理郤有之葢融以佞汰為貞士所輕載趙岐傳注鄭雒師融著述中從未引融語獨於月令注云俗人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疏云俗人馬融之徒

水經三十六淄水注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

下生何時人鄭康成荅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
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案左傳昭公二十
二年莒子如齊盟於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
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
矣然棘下又是齊城内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
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於南門之内又戰於棘下
蓋亦儒者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康成釋而辨
之雖異名大歸一也鳴盛案稷下亦見寰宇記十八
卷河南道十八贊云者書贊康成避夫子書序名故
作贊也而此條尚書疏典疏引之則依我先師棘子
下生安國闕先生若璩云當作棘下生子安國今本

乃傳刻之譌閻說精絶然則荅張逸雖云棘下生無
常人而書贊所稱先師其意實專主孔安國而言康
成上距安國遠要其所傳古文尚書自謂淵源於安
國故稱先師說詳尚書後案第三十
戒子書云吾遊學周秦幽并究豫獲覩乎在位通人
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爲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
後書蔡邕傳王允收邕收廷尉死獄中北海鄭康成
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案此初平三年事時
康成年六十一
初學紀引常璩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荅曰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言理
亂之道悉曾不論赦也案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死
劉備代之康成本客謙其興備周旋當在此後三國
蜀志裴注引鄭康成別傳康成薦孫乾于州孫乾被
辟命康成所薦也玫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劉備領徐
州辟為從事康成薦乾亦在興備周旋時約年六十
九其明年乃自徐州還高密
後漢書方術李郃傳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興鄭
康成陳紀等相結
鄭氏傳學
本傳又云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又云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
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
軍安國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先魏黃門侍郎時
竝童幼康成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
汲皆如其言鳴盛案鄭氏之門達者趙商張逸居首
鄭志鄭記中二人問荅獨多蔚宗首舉趙商等張逸
可志趙張問荅散見各經疏甚多史家所引則如南
齊書禮志引鄭志趙商問之類亦多未暇條舉御覽
五百四十一禮儀門引鄭康成別傳曰故尚書左丞
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
德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其志不對

曰願之乃遂援于輩中妻以弟女然則逸不但學亞於商且同里弟婿又最親也後漢獻帝紀注引續漢書曰郄慮山陽高平人也少受學於鄭康成攷慮為曹操御史大夫與華歆同殺伏后者要不足累康成

三國魏志王基傳字伯輿東萊曲城人為中書侍郎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康成舊說而基據持康成義常與抗衡又崔炎傳字季珪陸清河東武城人年二十九結公孫方等就鄭康成受學〻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康成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康成罷謝諸生炎既受遣周旋青徐兗豫之郊二事炎在前基在後魏云又

云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康成又注引鄭別傳云國淵始未知名康成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各經疏所引門人問荅趙張外又有陳鏗田瓊炅模崇精王權焦喬等又有焦氏疑即焦喬其傳記中如初學記引王贊問荅之類未暇條舉

三國魏志王朗子肅傳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松之案與晉武帝同名受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

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叔然而駁釋之
又蜀志云許慈字仁萬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
又吳志云程秉字德樞汝南人頓人逮事鄭康成與
劉熙攷論大義博通五經

鄭氏軼事

續漢郡國志東萊郡不其侯國劉昭注引三齊記曰
鄭康成教授不其山下生艸大如蠶葉長一尺餘
堅韌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艸帶鳴盛案段成式酉
陽雜俎所載略同不其下有城南二字
趙崇絢雞肋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案載
宋古鄭左圭百川學海

述鄭叢校錄本

世說文學篇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
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
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案引見御覽五百卷人事部
郭忠恕佩觿上卷漢末大司農鄭康成牛角抵牆成
八字

說人九

鄭氏冢墓

東吳王鳴盛說

水經二十六濉水注濉水逕高密縣故城韓信斬龍且於是水水西有雁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十一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縣西七十里

樂史太平寰宇記第二十四卷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縣西北十里康成者縣人也高士傳曰

述鄭堂校錄本

表紹屯官渡請康成隨營不得已載病至魏郡元城
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一作雁作厲阜礪阜
在高密城西北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葬四十步
禁樵採爲鳴盛案密州後爲京東路樂史在宋初
尚沿唐制故屬河南道寰宇記又云康成移葬于礪
阜墓側有稻田十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
足梁
元于欽思容齋乘卷五丑攏門鄭康成祠墓在膠州
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産磨石古礪阜也
水經亦謂之碑産山墓前有廟二之南有唐開元碑
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

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
公鄉土人譌為鄭母云

鄭氏碑碣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雞卵汁
溲白灰屑作鄭康成碑又為文而自鐫詞麗器妙時
人莫不驚嘆案御覽五百四逸民部引此作晉中興
書

英華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奏議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鳴盛案酈道元所稱石碑或即晉書御覽所載戴逵
撰劉子元所稱碑銘則趙商撰于欽所稱碑則開元
中撰而朱竹垞曝書亭集六十別稱萬歲通天初密

州刺史二承節撰銘云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奥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則與前五處所載皆非一種竹垞從全篇中摘此八句乎抑但得其零句乎與博誠不可及但絶不言出何書徒以與博使空疎者震伏而已若予之學則本不但倚按獵僻秘為事偶有所得必舉其所出以示後人

鄭氏後裔

本傳又云康成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

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鴆之

嗚呼案三國魏志裴松之注引鄭別傳小同丁卯日生康成以丁卯歲生故名小同與傳異李賢注引魏氏春秋一條則魏志裴注亦引之康成七十以後見一子隕於非命已為可傷身後孫又被酖然益恩之赴難義也司馬昭志在篡魏而小同見忌以死忠也昭與鄭氏為讎而娶王肅女子炎遂代魏宜鄭學之厄於魏晉間

三國魏志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禄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允漢室嘉江公之德用

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康成當時之學名
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録先賢拜康成嫡孫小
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賢學
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
量迹其所履有賢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
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
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
聽謹具以聞
魏志四卷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九月講尚書案終
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又
甘露三年八月詔曰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必

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教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
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
三老小同為五更案康成戒子益恩書七十後所作
小同為益恩遺腹康成所命名則其生當為建安三
四年至甘露三年約年六十外故為五更
劉肅大唐新語第九開元初左庶子劉子元奏請廢
鄭注孝經依孔注子元争論頗有條貫會蘇文吏拘
于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為識者所嘆梁
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康成遭黃巾
之難客於徐州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
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

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允孫所作也案小同雖冤死其後未必不蓄孝經注引僞古文尚書兩條當係東晉僞古文已盛行後所作則以為康成允孫作似確梁載言所說南城山與段成式謂康成避難不其城南山似合然注孝經自在費縣說見下則允孫所寓即康成故居

鄭氏古蹟

初學記引鄭康成別傳北海有鄭康成儒林講堂李石續博物志第七同

御覽四十二地部引三齊記略曰鄭康成刊注詩書棲于鬱山今山有石井不竭

太平寰宇記二十四河南道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

于欽齊乘卷四亭館門論古堂宋政和中濰州太守安陽縣公所構論古堂碑云學術如運紆庸譚郎宗鄭康成等皆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邦人於道衰其像而繪之名其堂曰論古按縣簿劉杲鄉文

于欽齊乘一卷山川門大小二勞山在即墨東南六十里不期山在即墨東南四十里皆鄭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艸木為之秀異千載之下第茅塞為深可嘆已又鬱山在般陽府北十里三齊略云鄭康成刊注詩書棲遲此山上有古井即今鬱堂嶺與長白

山相連元遺山濟南行記謂因范文正公學舍在為故謂之讀堂葢未見古圖經耳又四卷古蹟門稐城在高密西南濰水堰側春秋稱琅琊之稐自漢有塘堰蓄濰水以溉稐因名其城郡國志亦謂之鄭城康成故宅在此旁有稐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疋梁今其遺蹟鞠為榛莽矣鳴盛案前冢墓門引寰宇記以萬疋梁在康成墓側而于欽以為在故宅傍似于說是

御覽四十二地部孝經鄭氏序僕避難南城山注孝經處寰宇十八河南道二

十三沂州費縣南城山後漢康成乞孫注孝經於此于欽齊乘第四古蹟南成城在費縣之南百餘里齊檀子所守漢侯國屬東海因南成山而名漢末黃巾之亂鄭康成避難此山有注經石室鳴盛案欽誤以康成乞孫為康成

仁和沈廷芳隱拙齋詩集謁漢經師北海鄭康成祠堂聯句礪山三百尺廷芳上有司農墓馬鬣志舊封城螭碑見新仆層沙鬱坡陀廷斷壠莽回互堂基歸然存城温偉誰所塑裳衣漢冠佩廷俎豆古師傳高蘷儼嵯峨戟城巨棟漢丹堊栢賸虬榦摧廷松老龍鱗護賢關此同尊城叢祠詎比數公功在遺經廷祖德克

追步公為崇八世孫道東慨餞別城身退遠黨錮殘攟秦火
燼𤼵闕補魯壁誤百家屈論難城異代發箋注絳帳
擴庭授𤼵黃巾拜塗遇豈作袁紹賓城堪曳孔融屨
安居謝詔聘𤼵易簀驚夢語山頹儀型亡城廟食典
禮具累朝崇大儒𤼵勝國徹兩阼今逢右文時城復
竝諸哲祔享桑梓烝嘗𤼵侑子姓合聚炳節三世承
公子益恩死黃巾之難孫小同為司馬懿所殺祠中竝配饗焉城盛業千秋布適來
當清和𤼵展謁彌祇懼紆轍慰曩情城瓣香達中愫
肅薦澗沚毛𤼵載酧尊罍酤願就弟子列城竊比太
守故持旌重徘徊𤼵負笈愧馳騖幸獲樊籬窺城庶
幾舟筏渡徒御迴斜陽𤼵邨墟起遠霧顧瞻通德門

述鄭叁校錄本

城脈〻有餘慕𤼵

鄭氏崇祀

小學紺珠六卷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賢杜喬張奐向
詡陳蕃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韓融荀爽房植姜肱陳
球王暢申屠蟠張儉鄭康成丹璆李固郭泰朱穆魏
朗徐穉皇甫規

唐六典二十一卷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
禮〻記春秋毛詩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為一經
孝經論語老子學者兼習之諸教授正業周易鄭康
成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康成注三禮毛詩鄭康成
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公羊何休注穀梁范甯注論語

鄭康成何晏注孝經老子並開元御注舊令孝經孔
安國鄭康成注老子河上公注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
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
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
儒學傳范甯下無賈逵此下云二十一人竝用其書
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
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太宗本紀所載略同而亦作
二十一人無賈逵一書而一事三見舊唐之未善于
此可見

述鄭盦校錄本

齊乘六卷人物門鄭康成大司農高密人宋封高密
伯又一卷山川門梓桐山般陽府城東十餘里有鄭
康成廟金末燬于兵乙卯歲淄川令張孚重脩

鄭氏品藻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
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之文徒滯固所禀異
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一有數說章句多
者或迾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
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
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於
康成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蔚宗
名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

海以康成為長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言崇鄭學也又贊曰元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鳴盛案康成會通羣儒不守家法而後人則當守鄭氏家法家法廢而經學亡說見說通又案康成屢徵不赴終身處士未嘗一日居官乃與漢大臣張純曹褒手定典禮者竝列且純褒國初人康成最後出世次甚遠乃躋而升之并居鄭興賈逵馬融之前蔚宗曰贊自是吾文傑思蓋傳或襲舊贊多自造此贊抑褒以揚鄭言褒不能成漢禮而康成定孔書可傳百世則蔚宗之尊鄭至矣

述鄭學校錄本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案事已見前而鄭與何原各成其是王嘉不知乃云鋒起攻之則非又經神學海引見朱勝非紺珠集第八

御覽六百八學部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為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

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鼓必當
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鳴盛案此等
語自俗子見之則大喜以為可借以掩其荒陋而有
學識者觀之不足以當一笑据本傳及各家紀載孔
融尊崇康成特至何得有如許妄談
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邴原別傳邴原欲遠遊學詣安
丘孫崧：辭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
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
模也君乃舍之躡徒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
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所謂苦藥
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

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
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
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又邴
原自遼東反國講述禮樂吟咏詩書時鄭康成以博
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
白頤志澹泊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
州有邴鄭之學鳴盛案原北海朱虛人與康成為同
郡
三國志裴注引張璠漢紀鄭泰字公業為尚書侍郎
奉車都尉董卓專權泰語卓曰東州有鄭康成學該
古今儒生之所以集

御覽六百十八學部頴容春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康成朱勝非紺珠集引雞跖集云王弼注易刻木偶為鄭康成像見其所誤輒呵斥之鳴盛案雖屬笑端如弼之妄此事可有

顏之推家訓勉學篇吾初入鄴與北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

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釋疑論曰卜商疑聖納誚於

曾輿木賜近賢貽蚩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窺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爲凡有兩卷列於其集以上亦見新唐二百卷儒學元濬傳王應麟困學記聞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鳴盛案王粲何物故駁鄭學自屬亂道所不待言鄴下諸儒荅崔文彥之言是也而顏之推不通經反以為譏何哉粲之駁幸已不傳而元行沖王應麟皆俗學猶津、樂道之謬矣

劉知幾史通第五鄭元王肅述五經而各異舊唐元
行冲傳著釋疑論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
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為說解代不傳習
鄭因子幹師于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衰喪康成
于窮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
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于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
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
或多改駁仍案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鄭
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由增革向
踰百篇葉遵删修僅全十二又曰子雍規康成數十
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繆詔王

學之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
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于歲
時又曰王肅改鄭六十六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
稱鄭注泉漢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于鄭者然
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鄭誤矣其如皇天祖所自出
之帝亦鄭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
之思宏聖意非謂楊已之善掩已人之名也何者君
子用心願聞其道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或攻先師之誤
如聞父母之名故王劭史論曰王肅杜預更開門戶
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艸艸野生以專經自許

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凡子慎寧道
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〻鄭服之外皆
讎也以上王劭語亦略見新唐二百卷儒學傳鳴盛
案鄭定義乖孔書遂明而叛者蠭起如陽德甫升陰
愚旋作至王肅忌鄭名高欲取而代聲勢尤劇當日
鄭氏門人孫炎王基申鄭難王見三國魏志前傳學門已引而王
肅門人孔晁又申王難鄭南齊書史臣曰西京儒士
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季訓
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竝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
之敢畏而王肅依經辨理與鄭相非爰興聖證据用
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南齊書此係最為中肯肅

述鄭盦校錄本

於學術之中行其忌忮可謂小人又因其女適司馬
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以外孫崇奉其外祖著
述假戚畹以得行其亦可羞甚矣
今幸肅注各經皆不傳而其駁鄭之書名聖證論者
亦亾隋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唐志依十一卷惟元行沖述其緣起頗
詳因行沖因鄭禮學尤名世故以禮記發其端實引
見疏中者各經皆有今如禮記疏引聖證論馬昭援
穀梁傳以荅王肅難之類予亦未暇條舉且予尚書
儒也姑就尚書舉之如堯典四仲王云鄭智見之漏
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滅之矣因馬融所見
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

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舜典殛鯀
王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而殛之是
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足
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隘三千莫大之罪
進退無据迂亦甚哉禹貢五服王云賈馬既失其實
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
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蒸民曰採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
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
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内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
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

述鄭氏校錄本

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群臣于會稽魯語文也采合二事亦為謬矣禹之功
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
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擴土：地之廣三倍于
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創造難可据信漢之孝武
疲弊四國安心三方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
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
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
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平
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
皆入禾稾非其義也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
之別名大界於堯不殊得之矣凡如此類皆聖證文

辨詳後案

元行沖俗物不甚喜鄭學其云於竄伏中靡所諮謀似謂康成逃難著述未能徧訪通儒洵屬妄談至謂具鄭志百餘科則意者康成每援不知蓋闕之義以荅人不欲強說邪果爾益見鄭學之精張融王劭皆妄人也融之案經論詰自必助王詘鄭劭愛王肅杜預之自開門戶以守鄭服章句為非此等一派妄談行沖皆若深有取為是誠何心哉

聖證者以聖人之言為證而駁鄭也其證何在曰惟家語南齊書云爰興聖證据用家語是也攷王肅孔氏家語序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

述鄭盦校錄本

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欵情而謂其尚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而嘆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意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来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斯文已傳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

從予學而從予猛得斯論以相與明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閱此不覺令我失笑肅竟謂鄭學為孔氏枳棘故出一腔不得已苦心闢而去之又謂天不欲喪斯文故特令其闢學鄭此種是趙宋人口吻不意肅已為作俑矣漢藝文志本之劉歆七略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是西漢原有家語矣而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王應麟撰攷證引馬昭云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康成所見尚書卷一偽孔安國序疏云家語則王肅多私定禮記王制七廟一條疏載王肅引家語駁鄭而曰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

蓋古本家語衰微人罕見者肅遂假而託之詭言得之孔猛鄺道元無識故水經三十卷一條王肅序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出先人書家語其實非也元王魯齋家語攷云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取賈誼新書亦多）孔安國後序亦肅自為也肅既偽造此書又自為注而即引以自證其駁鄭之妄說韓昌黎雜說云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肅用計甚狡而豈知仍不足以欺天下後世耶

孝經疏鄭康成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魏王肅注論駁之馬昭抗章固執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周禮

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下祀地安得復有祀帝嚳於圜丘祀稷於蒼帝之禮乎肅說為長王義具聖證論鄭義具三禮義宗案此條亦見王海晉書儒林傳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劉勰文心雕龍序云敷贊聖旨莫若注經馬鄭諸儒宏之已精

北史四十七卷表翻傳正始初議明堂曰鄭康成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

梁蕭統昭明太子集夾鐘二月啟三冬勤學慕方朔

述鄭盦校錄本

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

英華七百十卷楊炯送徐錄事詩序書有萬覽之者

鄭元

虞世南北堂書鈔第九十七典論曰北海鄭元學之淵府鳴盛案典論不知何書恐非既魏文帝所撰

歐陽詢藝文類聚五十五隋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

劉知幾史通第五韓戴服鄭鑽仰六經開道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

杜牧樊川文集十三上池州李使君書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集傳乃康成輩為注解之罪僕觀

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使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康成輩解釋不足為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亦即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

英華第六百九十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周官得鄭康成櫬其微言鈲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

新唐書禮樂志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眞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

述鄭堂校錄本

康成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為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玫唐志出歐公手故其言如此與傳出宋祁手啖助等論截然不同呂祖謙宋文鑑第百三十一卷林希書鄭康成傳後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于禮自堯舜以来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於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著儒老宴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野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

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譌誤豈能免
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
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
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緯
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
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
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詞則薄於經
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康成猶有所不敢盡況無
康成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康成身出禁錮四方聘
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
黃巾望黃巾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

述鄭盦三校錄本

迺幾人尚敢輒訕康成哉若康成者可謂賢矣

朱子大全集十四書乞討論麻服劄子後準五服年
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重者承法意甚明而禮經無
文但傳云父没而為祖後者服斬而不見本經未詳
何記但小記云祖父没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
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
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
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来入
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
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
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来稽攷始見

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
文誠有闕略不無待于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
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嗚盛案此係推尊鄭氏甚佳
又三十一荅敖夫論中庸章句強哉矯二強貌古注
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嗚盛案信
鄭注不信呂楊卓識
又三十三荅呂伯恭相人偶有一二處皆注中語不
應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
人語如此邪又三十五荅呂伯恭近看中庸古注極
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来雜

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邪因此方知擺落
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
地位便承盧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
可以不戒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
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承問者却似說
得字義有意思也嗚盛案讀書漸趨平實深惡空論
仁體故信相人偶之說且以呵叱鄭氏為戒尤佳但
二程之擺落亦屬非是則朱子所未知
又三十八荅李季章所編禮傳大要以儀禮為本因
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于世教者不小如國君

承祖父之重在経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荅問
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
又四十五荅廖子晦示及疑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
法從来理會不分明此間又無文字檢閱恐只依鄭
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又荅李繼善横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
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
廟此似為得體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已
有此意
又荅郭子從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從
手不從木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

述鄭無校錄本

改為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
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
可作戶也来諭乃於柱簷之下便云既廣乃翦而除
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
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
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来諭所云不知何據恐欠
子細
又六十八儀禮釋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経其可
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鳴盛案儀禮釋宮一篇其於宮室制度甚詳大略皆
采鄭注今采之不勝其采且姑存其案

又三十一荅張敬夫文字之間覺向来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説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支離與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説經者不過只説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直是意味深長也案此條深得鄭注之妙學校貢舉私議云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荅義者必通貫經文又謂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二載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又謂其治經必兼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人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奥爾雅而不可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見聞所及故治經必因先儒已成之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説而不敢輕變今莫若討論諸經之説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又謂其命題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既無家法主司出題當斷反連當連反斷今既各主家法則此弊自革案觀則朱子之意可見

朱子語類卷十七大學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

謂本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

又二十三論語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

又問改葬緦鄭元以為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放禮宜從厚當如鄭氏

又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禁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

又八十八周禮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

看去

又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是好看今放来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

又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

又八十七小戴禮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又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㝡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

又王肅議禮必反鄭元

又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横渠謂服事也如洒埽應對沃盥之類也曰恐㝡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

又九十二論樂禮記注疏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甚分明

又卷一百十四訓門人古人見成法度不用於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折合来就如今為可用之計如鄭康成所説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㝡碎㝡做得成

又卷一百三十五論歷代漢律康成注令和正文皆亡矣

鳴盛案鄭氏之學自唐中葉以後大儒間生而其學浸衰至宋歐蘇相繼而攻詆益衆朱子集義理之成而亦取鄭氏合文集語類觀之其深有取於鄭可見

述鄭盦校錄本

獨周易惑於邵氏詩以已意說二經不知鄭氏書能疑古文最有識而亦持之不堅三禮頗加研究儀禮尤覺功深朱於鄭氏得於禮者為多

述鄭盦校錄本

蛾術編卷六十

說人十

宋太宗陰賊狠戾

東吳王鳴盛說

宋太宗陰賊狠戾人也宋史太祖本紀云太祖在周戰功甚詳而太宗不聞有是乃與趙普謀擁戴太祖藉太祖威名以服衆以太祖為孤注事不成太祖首當其禍事成已安享其福陳橋之事計畫已定然後入白正以倉猝見其神異是固然矣乃賀皇后傳云生魏王德昭五年寢疾甍乾德二年出閤計太祖崩德昭固已二十餘歲受杜太后遺命時問太祖知所

以得天下乎太祖猶懵然不知乃曰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乎但恭帝當世宗崩止七歲此豈可同論況德昭喜愠不形覩本謹重寡言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見事略邪太宗既興趙普定受禪之計即以主長君愚其母以定自立之謀太祖明之墮其術中而不能禁也且后妃傳於昭憲杜后傳業已言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燮王光贊其文甚明而廷美獲罪敗死後太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通者鑒西池水心殿成朕將泛舟往廷美與左右謀以此時竊發不果即詐稱疾於邸候朕臨省因而為變種種曖昧不明以此為廷美罪案

述鄭亞三校錄本

何以服廷美又廷美傳云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又言太宗嘗以傳國事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普固小人而太宗於母子兄弟骨肉之間則已甚矣

從来年號不過兩字其有三字四字者皆亂政也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欲為併魏也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為改唐為周也而太宗一姓傳授乃特標太平興國四字之號以自表異顯其興國之功且非易姓及大變故若唐肅宗之於天寶從無當年改元者而太平興國之元即開寶九年也以此見太宗之急

急於死其兄惟恐不速本紀贊云太祖之崩未踰年改元浩陵縣公（即廷美）之貶死武功王（即德昭）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爲其三事已詳上若孝章宋皇后（太祖）至道元年崩至榇殯普濟佛舍終太宗眞宗世神主享于別廟則太宗之忍於死其兄即一婦人猶然

東都事略第十三卷臣傅曰廟室祔以一后若追册者則吾太宗祔以孝昭（王氏太祖后）者禮之正也太宗祔以懿德（符氏太宗后）者蓋以明德（李氏太宗后）在也及明德崩興懿德同符而元德（李氏太宗夫人生真宗追尊爲皇太后）以誕育真宗亦得祔爲此則從禮變也於此之時孝章（宋氏太祖后即所謂宋后）豈不應與孝明同祔耶太宗廟宜亦祔三后而孝章又不得升配太祖復何耶至神宗之世追册之后竝配於廟於是孝章始升祔焉傅此言雖似爲真宗發而太宗之殺禮於太祖亦已甚矣

事略於廷美傳叙事甚略德昭傳直云暴亂諱自刎不言皆曲筆

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即位遽改爲炅从火日見也古炯切在說文卷十上殆自嫌名鄙必改爲从火从日以自顯殊不知太祖匡允之名義正不必太大而其改賜名光義之時在太祖意中尚絶不知其異日之將爲天子不使其與已排行太宗意嗛之故即位而

遽之

受禪乃太宗與趙普本謀

受禪事起倉猝其實乃太宗與趙普本謀也方周世宗北征路上於地中得三尺木題曰點檢做（見舊五代史）六月殂而太宗乃與趙普生其心矣明年正月而禪七八月之久兩人所經營圖度者皆為此事而太祖戇不知也本傳云北征至陳橋太祖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贊云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自今觀之豈徒或然已哉事定以佐命功充樞密直學士佐命者不但今日事即異日燭影斧聲早已安排定矣天下已歸宋愚

述鄭亝校錄本

弄其母脅制其兄使不得不傳位於太宗而普及於榻前為誓書藏於金匱營私事露太祖已斥普不用太宗立亦幾忘普之功普言願備樞密以察姦變又自陳預問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事辭甚切至（見本傳）及其再相患得患失之心愈熾惟恐翼戴傳位一事猶不足以固寵乃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廷美貶斥亦可已矣而普復以廷美謫居西洛非便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甫至房州憂悸成疾死（俱見廷美傳）普之罪于是真莫可逭矣即德昭之死雖太宗殺之安知不成於普手邪且普一介鄙儒

有何功德而元僖稱其功曰開國元老參謀締構配饗詔云翊戴興運光啟鴻圖所謂締構翊戴者非指陳橋事乎上清太平宮神語曰趙普久普被病亦有冤累耳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所謂冤累者非迁美德昭乎贊云迁美之嶽大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吁豈特與有力殆是其一手所為迁美傳云凡迁美所以遂得罪普之為也與本傳贊不同

神宗謚號

神宗本紀云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諱頊紀末書元豐八年三月上崩九月上太

述鄭堂校錄本

行皇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此蓋當日因祖宗謚號只有十六字故於紀但書其原謚號其時蔡京但為考功員外也禮志哲宗紹聖二年九月奉上神宗册寶與本紀同章惇言神宗祔廟已十年初謚尚未增加則本紀所書乃紹聖所定而紀以為元豐八年九月所上紀志不同志是也禮志又言徽宗崇寧之三年十一月更定神宗徽號曰體元顯道章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政和二年十一月加上神宗徽號皇帝御大慶殿奉册寶授太師魯國公蔡京載以玉輅詣太廟奉安皇帝詣太廟宿齊五日恭上神宗册寶於本室曰體元立憲顯道

法古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葢自神宗首變祖宗成法進用姦臣王安石自後群姦相繼皆奉神宗為宗主奉安為渠帥迫政和蔡京巍然獨在握政柄以宋祖宗從無二十字謚即叔業如太祖亦只十六字乃特加神宗二十字以明已之無所不可且云法古立憲小人得志極矣遂使生民肝腦塗地神州陸沉皆安石叔之其罪可勝誅哉洪邁容齋續筆云神宗二十字葢蔡京所定作史者於本紀去之而於志存其實是

王安石以交阯言新法不便恕

熙寧九年二月宣徽南院使郭逵為安南道招討使

迷鄭無校錄本

罷李憲以趙卨副之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阯案宋史紀事本末得交阯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存濟王安石怒乃青帝以郭逵為招討使安石於神宗直以倪儡待之拽起放倒惟所欲為此事直至外夷以為口實形諸露布亦可悟矣方且荼毒生靈以快安石之憤後之為傳法沙門護法善神者踵相接誠罪之首禍之魁也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徽宗本紀宣和五年蔡攸為少師案三朝北盟會編云蔡攸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萬金四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帝喜之故也

高宗本紀　十年五月

按紹興十一年金改元皇統金史世宗本紀云皇統間封葛王此葛王為世宗無疑而宋史本紀於紹興十年於金史世宗紀亦絶不載有三路都統之事又世宗生於天輔七年癸卯則宣和五年也至紹興十年纔十八歲耳豈以乃父訛里朶之功遂授厥子以重任乎又按訛里朶死於乙卯葛王未立事功而遂付以三路都統之任以援兀朮事不可解若果有之

述鄭叁校錄本

本紀豈有遺失不載乎

完顏宗賢

高宗本紀七紹興十二年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劉祹護送梓宮案金史完顏有兩宗賢一名阿魯一名賽里王倫傳曰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轉都運使劉祹送天水郡王喪柩云〻則此宗賢乃賽里也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壬戌遣巫伋等為金金國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

案大金國誌云伋至金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坟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乃是本國中國可自之處伋唯唯而退

高宗本紀　三十一年十一月

當時戰功李寶第一虞允文原未嘗戰特完顏亮先於庚午日聞大定之立欲於丙子日濟江而楊林沙塞乘憤盡殺其舟師君臣疑阻師徒內潰曾不一戰觀北盟會編及本紀阿鄰諸傳可見允文雖忠智然

迷鄭無校錄本

不容貪天功以為已力也

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

高宗本紀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案此時張浚方立功樞密院肯出外乎蓋為薛慶所拘恥同枋頭之敗故殺太子而統兵出外耳細觀本傳次序自不被此老瞞過今以此改入後方妥不然既為宣撫處置使又復命知樞密院事亦不可

楊皇后年反長於宣宗不可信

理宗本紀紹定四年正月戊子皇太后年七十而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案列傳第二卷恭聖仁烈

楊皇后傳紹定四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五年十二月壬午崩於慈明殿壽七十有一則本紀有五二字衍但寔宗本紀崩年五十七以紹定四年計之寔宗若在當年六十四則楊后反長於寔宗六年寔宗恭淑韓皇后以慶元六年崩楊后自少以姿容選入宮恭淑崩后乃以色升為后其年反長寔宗六年此不可信

度宗紀張順三見

度宗本紀咸淳元年閏五月丁卯故成都馬步軍總管張順沒於王事詔特贈官五轉其子與八官恩澤又八年五月大元兵久圍襄樊援兵扼關險不克進

迷鄭魯校錄本

詔荆襄將帥移駐新郢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自上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閱視失張順又九年二月甲申詔鄂州左水軍統制張順没身戰陣贈寔遠軍承宣使二子承信郎立廟京湖贈額曰忠顯八年之張順似即九年之張順而語亦多不可解若元年張順則必有錯誤未詳

瀛國公立係四歲

度宗本紀咸淳七年九月己丑子㬎生瀛國公本紀瀛國公名㬎度宗皇帝子也母曰全皇后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於臨安府之大内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於柩前年四歲案咸淳六年當

作七年
潘大淼
瀛國公本紀德祐元年四月濠梁主簿潘大淼攻金壇縣取之案此字本紀作大淼李成大傳作大本說文卷六上本字重文帝注云古文則此字宜作淼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瀛國公本紀德祐二年二月壬寅大元軍至錢塘江沙上三日不至或如周室將亾三川告竭之意而元兵之軍於錢塘江沙上則事之所必無江潮之猛伯顏即不知而宋人降元者累言如果有此必行阻至無是理也

迷鄭堂校錄本

宋元宰相位號
十七史商榷八十一卷詳言宰相位號矣然所謂宰相者不過為之品目云爾非官名也宋初沿唐制故宋史宰輔年表於宋初但為僕射不同平章事仍不是宰相故曰自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樞密使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於以樞密使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吏部侍郎樞密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之類皆同一宰相也其第二格皆執政也曰樞密使曰東京留守曰樞密副

使曰宣徽南院使曰參知政事曰簽書樞密院事曰同簽書樞密院事曰知樞密院事曰同知樞密院事皆執政也自孝宗乾道七年二月改僕射官名為左右丞相因仍以至元代一中書令二右丞相三左丞相四平章政事五右丞六左丞七參知政事自憲宗以前皆無可攷中書令雖有其名終元世未嘗授也特空立此名以懸一格蓋自始祖三年始略備而中書令仍缺至元七年置中書省惟設平章政事以下至二十五年又置尚書省於是右丞相等六者為官名而中書尚書仍省名也然二省或暫設遽罷不常置自成宗以後只是完津一人為右

迷鄭參校錄本

丞相而左丞相常缺其餘亦皆缺恐表中有逸漏然宰相之名於是為略正矣

王景等七人傳

宋史二百五十二卷王景等七人傳皆五代舊臣又宋者卷末論曰景輩遭五代亂奮身戎功重擁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趙利改圖乃至滅族攷景等七人入宋本身子孫皆以功名終並無一謀叛誅滅事論中云殊不可解此謬之大者

向敏中事不實

列傳第四十一卷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

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
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
客必多鄉向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
闌寂然云云考列傳第二十四卷李昉子宗諤傳大
中祥符五年大中祥符終於九年不應天禧初尚在
此事朱子名臣言行録前集第三卷亦載之作李昌
武昌武即宗諤字也然究不可信且云朕自即位未
嘗除僕射尤不可解張齊賢傳眞宗即位四年閏十
二月拜右僕射宰輔年表天禧元年八月庚午王欽
若自樞密使同平章事加尚書左僕射僕射之授屢

述鄭盦校錄本

矣何言未嘗除僕射耶

夏竦欲誅保塞兵

宋史歐陽修傳云夏竦欲誅保塞脅從者二千餘人
夜半屏人以告修云云止之蘇子由撰神道碑則與修
謀誅保兵者富文忠公弼也竦最惡修安肯與之密
議當以神道碑為正

梁顥登第之年

列傳第五十五卷梁顥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甲科
眞宗景德元年為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六月暴病卒
年九十二若以景德元年：九十二推之則雍熙二
年當年七十三洪邁容齋四筆第十四卷云陳正敏

遜齋閑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春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即如遜齋之言顥以八十二登第九十餘卒不過八九年其官秘書監竝非翰林學士皆與宋史乖刺也遜齋書不傳商濬稗海陸楫古今說海吳琯古今逸史陸緁儒秘笈正續廣普彙五編鍾人傑唐宋叢書皆無之容齋既引世說而辨之云予以國史攷之梁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攷也予謂宋

史不過以四十二誤為九十二其他皆合又宋史於顥傳末云子固適固進士出身直史館卒年三十三與容齋引正史合亦見梁氏世短壽宋史列傳第四十四卷梁適翰林學士顥之子少孤輯父遺文以進即此亦足見顥年必無九十二之事

以蔡確詩為譏訕非寃

閩中有三蔡皆非一族襄莆田人正人也確晉江人京仙遊人皆在姦臣傳不但襄與二姦董蕃異器即確與京亦絶無關涉元祐中確奪職徙安州遊車蓋亭作詩云矯矯名臣郝鎮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灣吳處厚箋釋上之云

郝處俊封鎮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
乃以比太皇太后確遂南竄見宋史第四百七十一
卷處厚說雖似鍛鍊然確為王安石所薦直王韶之
罪沈括言免役法確言安石主括意新法可搖黜括
興文及甫之獄確又言曹參遵蕭何約束陛下立新
法豈容挾怨壞之其一意紹述如此則用郝處俊事
其為誣詆宣仁無疑處厚雖非君子然其附確傳似
太苛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此小人報復豈公論乎
堯山堂外紀確車蓋亭詩吳處厚箋注以聞宣仁怒
令確分析終不自明遂貶　州攷宋史詔確具析確
自辨甚悉劉安世等言確罪狀著明何勞待具析乃

述鄭堂校錄本

大臣委為之地然則外紀之言黨惡可知
青箱雜記在會稽商濬稗海第三函頃朱奐示予舊
鈔本比商刻多自序聊錄之

張浚

張浚一生無功可紀而罪不勝書富平之敗關陝盡
失符離之敗淮土日蹙皆以沒之闇愎忌忮制置乖
張致之是固無寸功者也其平生以心學自許符離
師潰流血成川堅卧帳中鼻息如雷曰我不動心耳
浚之狠戾如此而妄自附於正人雖然此其罪猶可
言也曲端屢敗金師威望甚著浚挾私憾與王庶及
吳玠比誣以謀反并囑素與端有隙之康隨潛斃之

獄此尚得謂有人心者乎雖然猶可言也最可恨者宋齊愈以勸進張邦昌伏法而浚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遂罷去宋事遂不可為嗚呼浚之罪于是眞不可逭矣浚本黃潛善門客又嘗力薦汪伯彥人知沮抑綱而逐之者汪黃也而浚實沮抑之史以汪入姦臣傳而曲譽浚烏得為公論乎綱既因浚言罷陳東力言汪黃不可任綱不可去東竟坐誅東之死浚有力焉劾綱之客胡珵代東筆削欲以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勒珵編置嗚呼浚之罪眞不可逭矣厥後浚去位綱復奏留之浚能無愧死乎不特此也紹興七年視師淮西欲以呂祉節

制鄜瓊兵岳飛爭之浚艴然怒飛乞解兵柄浚益怒
乞以張宗元監其軍未幾瓊叛降劉豫浚且大恨飛
韓世忠初亦有忌飛意後飛為秦檜所陷世忠詣檜
詰問且曰何以服天下而浚則安知不幸其災而樂
其禍也至于薦檜可興共大事又傾毀趙鼎皆班班
具載于史夫浚之所申雪則宋齊愈也所親附論薦
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也所彈劾則李綱陳東胡珵
也所忌害則趙鼎岳飛也所誅殺則曲端也所委任
以為正人哉
或曰浚與岳飛雖不協而飛之死子謂其有幸之

心得毋深文乎予曰非深文也浚之子栻與朱子友善朱子作浚行狀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字推奉甚至修史者既以栻充道學與朱子同傳矣而於浚傳亦以浚朱子故多恕辭爲然其彈李綱排趙鼎忌吾飛薦秦檜猶不能爲隱而往見於他傳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朱子謂浚因檜靖康中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遂爲推引既覺其暗爲上言之朱子之爲浚解則善矣獨怪其叙牴牾趙鼎事抑揚其辭若有所不滿於鼎者而鄺璪事則諱而爭不言賴宋史言之宋史惟朱之從者而猶不能諱此事則浚之忌飛無疑矣有朱子之代爲諱而浚之

述鄭參校錄本

忌飛愈彰矣且檜之逐鼎自泉而漳而潮而吉陽檜命本軍月報存亡鼎知必殺已不食而死浚雖去優遊近地檜死復用由此觀之浚雖不至附檜殺飛其心其迹何如也或曰鼎亦嘗薦檜子何責浚之甚乎予曰正惟兩人皆薦檜而檜待兩人厚薄懸殊予所以大疑浚學者宜細詳攷正史而參之以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羅大紘鶴林玉露周密齊東野語岳珂桯史戴埴鼠璞趙與時賓退録而博證之則得其實

勿倚門戶曲徇一家之私也

黃鍔代黃潛善死

世間冤酷之事何時蔑有如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

士以為黃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其後潛善卒良死而鍔之命從何而償若以佛家果報往往出人意外者論此究亦不是惟是有史在而鍔之死與潛善之生但付之適然之數此則千秋之公是非也

傅亮被擒沒死

宋史高宗紀二建炎二年正月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唐重傳則謂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出門降程迪傳則謂亮先出降衆潰大約見於宋史者皆以亮為出降矣按金史本紀書擒宋經置使傅亮婁寶傳亦云

迷鄭叁校錄本

獲寶制置使傅亮如是而已亮特後死耳不受金官也蓋亮為李綱所用之人汪黃輩惡綱者并誣陷亮遂以奪門出降之罪加之不知金史固昭昭也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本貫不同

史浩與史嵩之同為鄞縣人而不言是一宗觀浩子彌遠與嵩之傳同卷而亦隔越不屬且傳中亦絕不言是其子姓族屬然史彌鞏傳彌遠從弟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晚而入仕又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則為一宗明矣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州十二杭越湖婺明(鄞)温台處衢嚴秀南渡後紹興及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為東路慶元府本明州奉化郡

紹熙五年以寧宗潛邸升為府縣六鄞望然則宋史
於史浩傳既云明州鄞縣人彌遠浩子應同嵩之傳
獨云慶元府鄞人其實當如嵩之傳一律為妙
浩傳已多虛美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興異議
欲城瓜洲采石厥後浚符離師潰恢復之計遂不行
浩興浚兩謬
彌遠傳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
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
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
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
後為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

迷鄭無校錄本

得其死識者群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
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
力云此一段似是正論而其通篇但有褒揚所謂姦
惡小人一種患得患失之意全然不見自誅李全復
淮安以下寫其慎重名器公正無私之狀宛然一古
大臣規模而其最矛盾者起復右丞相四年落起復
下一段云云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謚釐三誣史
一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沒
或褒贈易名或録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於外云云
興後一時君子寘逐不遺餘力判然如出兩人
嵩之傳有至大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論嵩之

不當起復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全載其文今略云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何事所成何功又云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今盡損籓籬深入堂奧相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又云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宗於地下乎云云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到此方露嵩之姦狀而

迷鄭無校錄本

前半篇但有褒揚全無貶斥且言薦士三十二人後董槐吳潛皆賢相則居然以正人許之何自相迕乎又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新編作相傳璟卿劉漢弼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不知何據宋史贊云嵩之因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史浩彌遠父子一味退縮以為持重已不足道嵩之何人而史以將才許之明與其從子之言矛盾

敕陶孫

敕陶孫字器之崑山人宋光宗紹興五年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著詩許皆為設喻之詞王元美多仿之近沈歸割敕陶為地名誤以其人姓孫稱為孫器之

非也

陳宜中殺鄭虎臣

縣尉鄭虎臣送賈似道至貶所而拉殺之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誠快人快事也其後陳宜中果往占城不返然則宜中雖不足道尚差有人心此其人尚稍勝於留夢炎夢炎宋狀元宰相阿賈似道降元富貴此小人苟賤無恥亦何足責惟王績翁欲合宋臣十人請於元主釋文天祥為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江南置吾輩何地天祥竟被殺天祥之死

述鄭氏校錄本

夢炎為之欲保已身富貴惟恐天祥不死天祥求仁得仁固所願也夢炎則誠蟲蛆糞穢矣尚出宜中下且甚遠

文天祥為右丞相

陳桱通鑑續編卷二十四云德祐二年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同左丞相吳堅如元軍伯顏執天祥於軍中天祥自元遁歸五月昰即位於福州以天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宰輔年表及本紀歷傳竝同而續綱目稱樞密使新編謂其据填海指南二錄且元人稱文丞相者屢矣而元史第十二卷世祖本紀九云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以中元薛保住

上匿名書告變殺宋丞相文天祥當以宋史為正文信國是仁者安仁不是知者利仁

梁成大李知孝

王惟儉宋史記凡例云宋史至理度時疏謬尤甚如史彌遠史嵩之一代窮奇李知孝梁成大相門鷹犬而正史虛事褒揚梁李徒有官簿此必宋末子孫賄改而舊史不存無從誅姦讀之但有浩嘆攷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一梁成大李知孝傳非不書醜指摘論中至云成大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亦可云極力貶斥矣而終無一的實事迹虛事彈擊而已此當是史失其事故耳故惟儉以為徒有官簿也

述鄭堂校錄本

雖然宰輔執政中齷齪之徒如李昌齡姜遵但宜依漢出陶青劉舍例於他傳末附載姓名年表中具其爵位不必作傳者多矣況梁李不過臺諫侍從之流哉抑如蔡抗葦亦眞毫無事實徒有官簿而靦然居列傳中愚謂亦宜以陶青劉舍例斥之

趙延壽與葉隆禮所載異餘亦然

遼史趙延壽傳本姓劉恒山人葉隆禮則云相州人遼史滄州節度使劉守文裨將趙得鈞獲延壽養為子葉隆禮作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葉隆禮載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孥賂云若立已為帝即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

說太宗太宗從之令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鑽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駭難德鈞德鈞無以荅不食踰年而死太宗釋延壽用之會同中為樞密使兼政事令六年為盧龍節度使八年為魏博節度使封燕王遼史作魏王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吾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偽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卒兀欲即世宗也凡隆禮所紀載者如此皆微有影響似是齊東野人之語即此一傳以觀遼

史若全未采取隆禮者至於韓延徽張礪張琳蕭奉堯耶律余覩則其意髣髴相類而語殆無一合劉六符與富弼爭論歲幣帝遼史削弼語全不載具以六符爭進貢名為有體則知元人所据者即遼國之記載而隆禮乃据宋人一家之詞元修遼史實未采隆禮遼史蕭奉先傳當金兵未起但言其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此必據實錄無誤若葉隆禮則為傳聞掇拾之詞故云為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所書之官迥不同當從正史

遼史言天祚使阿骨打歌舞為樂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天祚欲殺之葉隆禮以為道宗事而語亦

有異

徽宗天會十三年薨金史皇統二年復封郡王
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佶
薨遣使致祭及賻贈宋史徽宗本紀亦云紹興五年
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紹興五年即天會十三年雖
甲子至丙寅相隔三日紀載不甚遠也大金國志第
九卷熙宗紀年天會十三年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
國城壽五十四紀載亦同也柰何金史熙宗紀至皇
統元年二月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昏
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重昏候趙桓為天水郡公改
之大金國志第十一卷熙宗皇統元年竝無此文殊

迷鄭魯校錄本

不可解

史鑑盛稱徐武功于謙與徐有貞構怨因有貞倡言南遷謙厲聲曰言
南遷者可斬故恨之切齒謙本薦有貞反疑其沮已
及奪門功成遂誣謙殺之英宗本不欲罪謙而有貞
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吁謙社稷之臣
也其於明實殆有再造功而有貞特以私憾殺之小
人哉史鑑西邨集第九卷祭徐武功伯文丙子丁丑
之際天理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
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反乎正此益天生
吾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

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
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公與公而已然狄
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
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
免於三思之殺否耶悠〻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為
監國病萬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之生事
邀功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為此說者其亦不
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家有釁
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有一亂
臣賊子窺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
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綦倫斁而復正四海

述鄭堂校錄本

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
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
旦暮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
輩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
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
汲以迎復為哉蓋其所慮有興公同也唐之諸臣既
不見非於後世則公豈宜得罪於天朝哉鑑汙私所
好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可謂處士橫議矣吳下有扶
乩者批云徐有貞降且云吾奉上帝命為斗宮武泠
矣乎以是非天下之公不可為異說所撓故筆於此
馬愈以欽天監天文生中天順癸未會試甲申始廷

試以癸未試日場屋火改八月會試故趙昕嘉定縣
志作甲申高佑釲薊正雜鈔作癸未

述鄭堂校錄本

第廿五

十二萬四千四零

[illegible]

述鄭叁校錄本